

中国大陆授权独家中文版全译本

[美] 杰·西·波洛克

薛 瑾 赵 鸿/翻译

王信芳 陈孝英/审定

戈林 名单

全美畅销书 [小说类]

排行榜 No.1

GOERING'S LIST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Copyright (c) 1993 by J.C. Pollock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elacorte Press,
an imprint of Dell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国际)授权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戈 林 名 单

[美] 杰·西·波洛克

薛瑾 赵鸿 翻译

王信芳 陈孝英 审定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邮编 010010)

北京市春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4印张 30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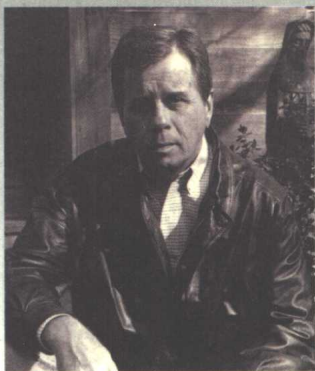
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204-03355-8

I·595

定价: 19.80元



杰·西·波洛克

他是美国作家，也是情报员。他
 是现代行动队前成员。有：
 美国的特种部队合作作品：
 美会暨全美联合主要作《
 官的《丹尼柯行》
 的《飞天行》
 《怒火》
 《交叉网》
 《以牙还牙》
 《大胁迫》
 《戈林单》
 《第一本描写恐怖书
 命的后小，即深
 版各，并
 美迎，书
 欢销行
 畅列。

ZACTS/08

译者简介

薛瑾 女，1954年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现任陕西财经学院财经外语系大学英语第一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曾在《现代经济译丛》、《经济改革》、《西安法制报》等报刊上发表译文、短篇小说十多篇。

赵鸿 女，1949年生，毕业于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现任陕西财经学院财经外语系副主任、副教授。先后发表译文十多篇，其中《服务业与经济发展》一文获陕西财经学院首届优秀译文二等奖。

王信芳 女，1941年生。现任陕西财经学院财经外语系日俄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财经外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译协文学艺术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大学俄语教学研究会理事。发表译文四十余篇，其中论文《幽默理论评述》获1985年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中篇小说《串演他人的角色》、短篇小说《你的猫在那，费奥多尔？》分别获陕西省译协、陕西省作协首届文学艺术翻译作品一等奖和二等奖，并出版有译著《讽刺理论问题》。

陈孝英 男，1942年生。现任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译协理事、中华喜剧美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艺术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华曲艺学会常务副会长。系陕西省和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被收入英国剑桥大学编印的《世界名人录》。曾发表论文、译文400余篇，出版著作27部，荣获国家奖41次，省级奖16次。

人 物 表

海因茨·迪特尔·斯特拉瑟	前纳粹党卫军少校
朱尔金·迪特尔·斯特拉瑟	海因茨的儿子,恐怖分子,前东德安全部秘密训练基地教官
格拉伯夫人	楚姆·图尔肯客店女主人
冈瑟·乔思特	前东德“红军党”成员,恐怖分子
埃里卡·霍尼尔	前东德“红军党”成员,女恐怖分子
迈克·塞姆科	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恐怖部门成员
杰克·布兰尼根	美国中央情报局行动指挥部副指挥
乔治·辛克莱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艾尔弗雷德·帕尔默	美国中央情报局反谍处负责人
詹姆斯·安格莱顿	美国中央情报局反谍处前任处长
彼得·巴莱特·丹宁	美国中央情报局退休官员
保罗·亚当森	美国国务院官员,柏林档案中心负责人
威尔尼·林纳	柏林档案中心工作人员
帕克·斯蒂温森	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法国情报站站长
雷切尔·西德雷恩	以色列摩萨德组织成员
艾丝特·西德雷恩	雷切尔的祖母
艾伦·桑塔	雷切尔的未婚夫,以色列摩萨德特工

戴维·本-戴维	艾伦的叔叔,以色列摩萨德组织负责人
摩西·哈利尔	以色列情报站站长
纳森·奥伯特	以色列摩萨德特工
尼古拉·里昂诺夫	俄国对外情报局“特殊工程”办公室负责人
尤里·索布查克	俄国对外情报局“特殊工程”办公室成员
普里马柯夫	俄国雅森涅沃对外情报人员
阿纳托里·米高扬	俄国行动队队长
博利斯·图马诺夫	俄国驻慕尼黑情报人员
米沙·卡尔波夫	原克格勃特工,美国间谍
爱德华·温斯洛普·斯图尔特	法国大都市艺术博物馆理事会理事
菲利普·班克罗夫特	承包商、家族工业集团董事会主席
赫伯特·达西·威廉斯	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
阿瑟·卡波特	美国退休外交官
迈克·凯利	纽约市警察局凶杀案侦破组负责人
克劳德·德鲁萨德	美术品非法交易商
乔纳森·韦斯科特	麦迪逊大街美术馆老板、美术品非法交易商
伊根·霍弗	纳粹头目戈林的行政副官

目 录

序	言		(1)
第 一 章	父与子		(3)
第 二 章	神秘来客		(14)
第 三 章	意外的发现		(23)
第 四 章	“红军党”内幕		(28)
第 五 章	塞姆科的行动计划		(34)
第 六 章	巴黎咖啡馆		(40)
第 七 章	黑色的交易		(48)
第 八 章	街头追击		(59)
第 九 章	惊险枪战		(71)
第 十 章	霍曼·戈林的艺术品		(84)
第 十 一 章	“巴克莱西”之谜		(94)
第 十 二 章	第一名受害者		(107)
第 十 三 章	无与伦比的稀世珍品		(121)
第 十 四 章	漂亮的金发女郎		(128)
第 十 五 章	里昂诺夫的秘密使命		(135)
第 十 六 章	第二名受害者		(142)
第 十 七 章	验尸所的故事		(148)
第 十 八 章	美国人的密谋		(157)
第 十 九 章	新的使命		(170)
第 二 十 章	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		(179)

第二十一章	同床异梦的盟友·····	(199)
第二十二章	“神秘”的接头·····	(210)
第二十三章	公寓凶杀案·····	(224)
第二十四章	一场遭遇战·····	(234)
第二十五章	火灾引发的秘密·····	(247)
第二十六章	第四个目标·····	(259)
第二十七章	伦敦事件·····	(273)
第二十八章	古老的庄园·····	(283)
第二十九章	俄国人的秘密·····	(299)
第三十章	杀人灭口·····	(308)
第三十一章	啤酒园的枪声·····	(322)
第三十二章	精心的骗局·····	(342)
第三十三章	独立行动·····	(355)
第三十四章	毁灭的下场·····	(366)
第三十五章	真相大白·····	(381)
尾 声	情深意长·····	(388)

序 言

我以为,《戈林名单》是一部有创造性的、令人激动的小説。我对这部小说爱不释手,直到读完最后一页。我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作品问世。我相信这部小说是波洛克的佳作。

——威廉·杰·考尼兹

当三位富有的纽约人惨遭杀害,他们收藏品中的特殊作品被盗时,波洛克令人激动的新著中一位从事艺术方面的侦探评论道:“盗窃艺术品的窃贼通常与这一暴力事件无关。”同样,这三位被暗杀的人当中,一位是有名的慈善家,一位是前外交官,而第三位则是很有影响的实业家。没有人会把他们与有争议的艺术品的来源联系在一起。这些艺术品是四十年代纳粹分子从犹太人手里抢夺来的,后来,又在瑞士根据第三帝国元帅霍曼·戈林所保存的名单被秘密出售。

显然,这几位被暗杀者与二战以来被一直隐藏下来的秘密相关,他们立即使美国中央情报局、以色列的摩萨德和俄国对外情报局——新创建的克格勃——的继任者们感到恐慌不安。

他们都认为:恶毒的德国恐怖分子迪特尔是这几起凶杀案的罪魁祸首,他们各有所图地想要阻止他。

美国中央情报局让心境不佳的行动官员迈克·塞姆科参与了这次行动。当迈克·塞姆科的那位在兰利的上司让雷切尔·西德雷

恩与他搭档时,他感到非常失望,因为雷切尔是位艺术史专业的毕业生,是以色列摩萨德特工,她有她自己的忠诚和需要执行的命令。这一对看来似乎不相称的搭档,将迪特尔从美洲一直追踪到欧洲,直到三个秘密工作机构的行动方案相互发生冲突,艺术品收藏家与美国、纳粹德国以及前苏联之间奇异的联系,迫使迈克·塞姆科最终在生死攸关的决斗中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从纽约萨顿普莱斯的独家新闻到阴魂不散的克格勃,乃至国际恐怖主义者谋划于巴黎咖啡屋和德国的啤酒园。总之,《戈林名单》是杰·西·波洛克极其有趣的、给人以悬念的佳作。

由于杰·西·波洛克在军事武器和间谍活动方面的渊博知识,读者一会儿被带入难以辨认的监视车之中,一会儿又步入柏林纳粹战争罪行档案中心。作者既让读者领略了残暴而有效的摩萨德的审讯过程,还使读者目睹了刺客的子弹是怎样击中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的恐怖分子。如此引人入胜的描写恐怖使命的书籍,还未见正式出版过。

第一章

父 与 子

德国——1992年5月17日

这位老人的确累了。在登上慕尼黑开往伯希特斯加登的火车之前，他已经步行了一整天，好在这趟列车将一直把他送到目的地。火车缓缓地驶出了车站，老人独自一人坐在火车包厢里，头靠在椅背上，随着火车有节奏地轻轻晃动，他一直紧绷着的神经才渐渐地放松了，旅途的疲劳也慢慢地在消除。

老人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多给他几天时间。他一门心思地祈盼着，连左臂的疼痛也似乎感觉不到了，呼吸也平稳下来。这大概是对他默默祈求给予的最好回报吧。火车沿着深蓝色的基姆湖边驶过，到了特劳恩斯泰因又朝南行驶，进入了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不远处巴伐利亚人居住的山麓下。

老人一看到远处那座仍然被积雪覆盖着的山峰时，不由自主地嘟囔了一句：“永不融化的积雪。”说完后他方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还能用小时候学过，现在已几乎完全忘记了的法语说出这样一句富有诗意的话。

老人表面上十分平静安详。一只手放在搁在腿上的一个破旧的皮制公文包上，手指不停地抚摸着公文包，其实他摸的是铜锁扣

上方的一个印迹。多年来,他一直试图去掉这块印迹上纳粹德国党卫队的神秘记号,也试过用鞋油将这容易泄露隐情的痕迹打磨掉,但都无济于事。正是这样的触摸,把他带回到那遥远的过去。此时此刻,他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一位傲气十足的纳粹德国党卫队军官学校的青年学生。这所军官学校位于巴特·特尔茨的弗林特·卡泽尔内。那时,这个用上等皮革制做的公文包还是一个闪烁着晶亮光泽的新皮包,他上课一直用着这个皮包。回忆到这里,他仿佛又感受到了秋天那温暖如春、轻风拂面、空气怡人的夜晚,似乎又听见了在学校操场上举行的毕业典礼会上那充满朝气、声音宏亮而整齐的旦旦誓言:

我向您,我们的导师,帝国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宣誓:我们忠于您,誓死保卫您;我向您和您所任命的我的上司宣誓:服从一切命令,直至死去。愿上帝保佑并帮助我吧!

他现在觉得,这一切似乎是上个世纪发生的。他叫海因茨·迪特尔·斯特拉瑟,曾是纳粹德国党卫队前线作战指挥官学校的一位二十八岁的陆军少校,他在东部战场上负过伤,得过战斗英雄的勋章。由于膝盖骨被打碎,他从党卫军近卫队的德国装甲师被派往阿道夫·希特勒的警卫营,该营的任务是负责帝国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警卫营驻扎在奥伯萨尔茨堡的山里,那里既宁静又安全。

在过去的四十七年里,斯特拉瑟一直住在东德一个叫埃尔福特的城市,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他以电器修理师的身份过着俭朴、平淡的生活。那时的他对纳粹分子已经毫无用处,但是,他始终保存着党卫队这一符号,并把这一秘密以及他在战争结束时丢弃军装一事都深深地藏在心底。当时德国农村到处都是难民,他随着难民潮回到妻子身边。

他们有个儿子,名叫朱尔金,三十七年前出生。临产的那一

刻，夫妇俩还没料到会是个儿子。这个漂亮的孩子是个幸运儿。他渐渐长大，成了一个既粗暴任性，又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青年人，这时幸运已离他而去。老人的儿子属于德国的新一代。大学毕业后，儿子就很少回家，父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到现在为止，算起来朱尔金已有整整七年没回过家了，也没来过一次电话，直到他去信告诉自己这个唯一的儿子有关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之后，才从法兰克福邮局收到儿子的一封只有几句话的短信。

斯特拉瑟只知道他的儿子在前东德的国家安全部任职，但并不了解他的具体工作。他时常心惊胆战，唯恐儿子遭遇不测。他不时地想象着儿子现在可能正处于危险之中，或者德国统一后，儿子由于其工作性质被抓走了。三个月前，他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自己病了，很想见见儿子，希望他能回来一趟，见上一面，吃顿饭。儿子回信说，他尽可能在约定的日子到达奥伯萨尔茨堡。他的这封信和以往的信一样简单而又谨慎，含有命令的口气。

火车正咣当咣当地通过狭窄的山间隘路，斯特拉瑟看了看搁在腿上的公文包。多年来，他一直担心这个皮包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灾难，压根儿就没有勇气去检验皮包里那些东西的重要性及其价值。但是现在这东西也许会派上用场，能帮助他儿子在统一后的德国情报机构里谋得一席职位。这就是他要给儿子的一切。

突然，车厢陷入一片黑暗之中，火车驶入隧道，出了隧道后，车厢里再次充满了夕阳的余晖。火车在一个小站台上停下来。这个车站又把他带回到过去的回忆之中。他清楚地记得伯希特斯加登是位于高山上的一个村庄，三面环山，山峰高耸而陡峭，山上覆盖着茂密的松树林，连绵起伏。村庄比以前拥挤和繁华多了，但原有的乡村和那无以伦比的自然景色依然完美如初。

斯特拉瑟走出车站，来到邮局附近的停车场，坐上旅游车，汽车沿着弯曲陡峭的山路盘旋而上，每前进一步都会把他带入浮想

联翩的深刻回忆之中。这条路从山谷底部到奥伯萨尔茨堡山顶大约有一千多英尺。在公路终点，他下了车，离开了其他乘客，因为那些人打算换乘另一辆车继续登上克尔施泰因山顶。步行到那里必须通过一条令人毛骨悚然的山道。这条山道是由两千多个台阶组成，是一条由意大利劳工花了三年时间在坚硬的岩石中凿出来的路，这条路的筑成是工程史上的一大奇迹。它包括三条隧道，可以将游客从四百英尺高的地方直接送到山顶。山顶有为希特勒建造的暗堡式茶房，一九四五年，第一批来到这里的美国兵将它称之为“鹰巢”。

斯特拉瑟朝着他的最终目的地走去。尽管那儿离他下车的地方仅几百码之遥，但是一路上他却思绪万千，往事象波涛在脑海中翻腾。他走到了一个起初让他感到有点茫然的地方。因为那地方已经是今非昔比，和他记忆中的样子完全不同。从他最后离开那里时算起，毕竟已经过去四十七年了。那个天空晴朗、阳光明媚的日子还生动地留在他的记忆之中。那天，空袭警报从早上九点半钟开始响起。他和其他警卫营的人从戈林那座陈设豪华的小屋里跑出来，按照希特勒前一天的指示，把那些因叛国罪而被软禁的帝国高级军官们押到地堡深处。那里安装着铁门、防爆墙和防燃气闸，以防毁灭性的炸弹袭击。

十点钟刚过，英国兰斯特六一七航空中队的轰炸机投下了第一批大约一千英磅的炸弹。半个小时过后又开始了第二次轰炸，用的是塔尔博伊型炸弹。空袭警报一直没有中断，持续鸣响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烈性炸弹爆炸后的碎片如雨帘般地落在纳粹最高权力机构所在的那座被严密封锁起来的宁静的山上。地下掩体中大约有两千人，只死了两人，受伤者不到十二人。那天，戈林作为驻扎在这里的纳粹分子最高长官并没有受伤，但是他的住处和地面上的其它建筑物全被炸毁，到处一片狼藉，根本无法认出其本来

面目。

轰炸后的第二天,党卫队的指挥官决定放弃这块地方,他允许部队里想自谋出路的人自愿离开,然后和剩下的人朝南逃跑。第三天,这些人和戈林以及他的全家逃过边界,进入奥地利。斯特拉瑟没有走,在那里又呆了一个星期。在此期间,他藏在密林深处的一间小木屋里,搜寻那辆装有戈林抢劫来的艺术珍品的火车车厢。他终于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隧道里找到了。它没有被空袭炸毁,仍安然无恙地藏在那里。

他于五月四日步行离开那儿。当时,他看到美国第七步兵师的先遣部队正在进入这座小山镇。由于他无法将这些珍品带在身上,又担心自己一旦带着这些珍品让人抓住,就会被枪毙,因此十分不情愿地放弃了他从车厢里精心挑出的几件值钱的玩意儿:笨重的金制圣像、包银短剑和圣餐杯,仅留下几枚金币藏在大衣内的衣襟里,又把一捆令他感兴趣的文件塞进公文皮包。

老人完全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越接近当年事件发生的所在地,往日的情景就如同一幅幅画面,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当他慢慢地从山上返回时,这些回忆不知不觉地给他的身心带来一种连他自己也并未意识到的变化。山路很陡,他却昂首挺胸,脚步富有弹性。直到他那患有严重关节炎的左腿开始隐隐约约地疼痛起来时,才提醒了他,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跟在元首身后十步之遥,迈着轻快步伐和元首在奥伯萨尔茨堡到处散步的年轻人了。

他一边回忆着,一边来到一个他自以为认出了当年营地的所在地,当时他很自然地慢慢朝前迈出一大步,站在了路边。可是,这只不过是他的猜测罢了。一九五二年,美国士兵按照命令清除了营地上被炸弹炸毁的废墟。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清除废墟的那天,正好是希特勒当年自杀的日子。确切地说,那一天正好是七年前希特勒尸体被焚烧的日子。现在这个营地已被推土机平整过,

并种上了树木,免得这块地方以后会变成战败的纳粹分子的纪念地。那些曾一度辉煌的建筑物只剩下一些散落在松树林里的基石,尽管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尘,但偶尔还是能被认出来。

在距离下车处几百码的地方,有一条通往山间客店的小径。斯特拉瑟站在路口,脑海里又浮现出当年楚姆·图尔肯客店的样子。他最后看见这座房子时,它已变成一堆正在冒着黑烟的墙残垣断的废墟,房顶被风吹掉了,房子里面也已经被烧毁。现在,这座建筑物看上去简直就象四十七年前被炸弹炸毁前的那座房子的翻版。当时,那座房子是盖世太保在奥伯萨尔茨堡的总部。当他吃惊地在旅游手册中看到这一建筑物时,没有多想就预定了这个客店里的一个房间。他没有想到,这个客店会修建得和战前一模一样。

斯特拉瑟朝客店的前门走去。小型停车场上有两辆旅游车,客店后面不远处有一队游人,他走过去才知道,这些人在排队购票,准备参观地堡和暗道。这些地堡和暗道,连接着原先的楚姆·图尔肯客店里盖世太保的总部和希特勒的住宅,以及营地里的一些主要部门。

斯特拉瑟来到客店的门前,发现大门锁着,门上贴着告示,提醒游客,前门只对登记住宿的游客开放,其他人则谢绝入内。听到门铃声,客店主人格拉伯夫人出来开门。她一边道歉给客人带来的不便,一边对那些参观地堡和暗道的游客抱怨着,因为他们常来打扰,要求使用客店的盥洗间。

这位中年妇女闪在一边让他走了进去,问道:“您是鲍尔先生吗?旅途愉快吧?”斯特拉瑟稍稍犹豫了一下,答道:“是的,非常愉快。”他差点忘记了儿子的吩咐:让他用妻子娘家的姓名登记房间。儿子指示得非常清楚:乘火车走,登记时用妻子娘家的姓名和假地址,直接用现金付帐。他是按照儿子的话去做的,并没有想到要站

在儿子的职业角度来看待这些颇不寻常的要求。

老人一走进门就收住了脚步，目光环视了整个客店的内部。重建的客店完全忠实于原来的布局，即便当年盖世太保占领这儿时也没有做过任何修改。房间还是那些房间，他对这一切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格拉伯夫人仔细观察着这位新到的客人。他是位个子很高的老人，虽然上了年纪，但身材仍然硬朗笔直。他那一头看上去原来曾经相当迷人的金发，现在已变成白色的银发，从前额整齐地梳向后面，一双深蓝色的眼睛使他的容貌显得刚毅。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仍然十分英俊迷人。格拉伯夫人是原店主的孙女。客店是一九二三年建造的，后来和这一地区的其他土地拥有者一样，他的客店也被迫卖给了纳粹。战争结束后，格拉伯夫人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从巴伐利亚政府手中重新获得了客店的财产权。旅游季节她就住在客店里。格拉伯夫人经营这家客店已经二十五年了。以前，她也见过象鲍尔先生这样的老人，他们都是带着一副冷漠的表情，到这里来表达他们的怀旧之情，但却不愿谈起那逝去的岁月。这类情况她见得多了，已经习以为常。

“请这边走。”格拉伯夫人一边说，一边引着斯特拉瑟来到厨房的柜台前，即旅客登记处。斯特拉瑟登记时用的是鲍尔的姓名和慕尼黑的地址。

她递给他两把钥匙，同时提醒他：“一把钥匙是开前门的，另一把是开房间的。进出前门时，请别忘了上锁，……不然的话白天那些游客……”她皱起了眉头，露出一副十分无奈的表情。

斯特拉瑟打断她的话，说道：“我儿子今晚要来看我。”

“别担心，你们是我唯一的客人，我已把他的房间安排在你的隔壁。”

“太好了，我去打开行李，然后出去走走。”斯特拉瑟说着瞥了